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## 菊残犹有傲霜枝

□南京 贺震

前段时间,听闻中山植物园在举办菊花展,我欣然前往观赏。望着在岁寒霜重的时节迎着寒风怒放的菊花,我想起古往今来关于菊花的种种诗句和轶闻故事。

在中国文化中,菊花常被赋予淡泊、隐逸、高洁、坚贞等很多意象。也由此,中国的文人墨客大多爱菊。爱菊成痴,大概始于陶渊明。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。”陶渊明种菊、采菊、食菊、赏菊、咏菊、颂菊,他甚至给小女儿取名为爱菊。

陶渊明的隔代粉丝、大文豪苏轼也是爱菊的人。苏轼吟咏菊花的诗作众多,佳句流传千古,最著名的当属《赠刘景文》:“荷尽已无擎雨盖,菊残犹有傲霜枝。一年好景君须记,最是橙黄橘绿时。”秋冬时节,荷花凋谢,连那擎雨的荷叶也枯萎了,只有那开残了的菊花花枝还在傲寒斗霜。一年中最好的景致你一定要记住啊,那就是橙子金黄、橘子青绿的秋末冬初时节。

不是花中偏爱菊,此花开尽更无花。菊在古文中“从鞠,为穷尽之意”。古人称此花为菊花,意即一年之中的花事到此结束。菊花有一个与其他花卉不同的特点,就是开到一定的时候,花朵只会整体在枝头渐渐枯萎,花瓣不会随风凋零。由菊花的这一特性,还引出了一个苏轼给王安石菊花诗挑刺的“公案”。

冯梦龙《警世通言》之《王安石三难苏学士》写道:有一天苏轼去拜访王安石,正赶上王安石在午睡,苏轼便在书房等候。苏轼正感觉无聊时,瞥见王安石书桌上放着一首未写完的《咏菊》诗。诗云:“昨夜西风过园林,吹落黄花满地金。”“西风”就是秋风,“黄花”就是菊花。苏轼看后,心想:“菊花的特点是至死不落花瓣,怎么能说‘吹落黄花满地金’呢?”想到大丞相也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,不由得哑然失笑,便提笔续道:“秋花不比春花落,说与诗人仔细吟。”后来,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做团练

盛夏某天,热浪翻涌。我骑上电瓶车,先去蓝旗社区办了点事,随后转去超市,买了一桶2.5升的生抽、一罐1.5升的鲜奶、一桶5升的色拉油,又挑了不少果蔬。把东西一搬上车,骑出一段路程后才猛地想起:面条忘了买!只好调头拐进不远处的农贸市场。

车上东西太多太重,实在提不进去,只好把车停在门口,匆匆跑进市场。不一会儿,面条买好了,我急忙往外走,却忽然觉得手里的面条不太对劲,翻过来一看——买成了碱面。赶紧返回摊位去换,谁知卖面的老板一脸不悦:“售出概不退换,没看见提示吗?”我四下张望,并没有见到什么提示。问他贴在哪儿,他不耐烦地努努嘴:“喏,架子上那条就是。”

我定睛一看,这才发现货架铝合金的横档上贴着一张手指宽的纸条,上面写着“食物售出概不退换”八个字,小得跟苍蝇似的。我忍不住笑了:“这么小的字,谁看得见啊?再说我才买了两分钟,还没出大门呢!”对方板着脸:“我不管,提示一直贴在这儿,看得见看不见是你的事。”

没办法,我只好重新买了一份无碱的面条。回到车旁,我已热出一身大汗,急忙清点物品有没有少。一位蹲在旁边乘凉的老大爷开口道:“我一直帮你看着呢,放心走吧!”我心头一暖,连忙向他微笑致谢。

回到家,爱人问我怎么买了两份面条。我只好打圆场:“听说夏天碱面不容易馊,口感也更劲道。你们吃无碱的,我试一下碱面。”她摇摇头:“试就试呗,哪有买这么多的?”

唉,说得对。要怪就怪我记性差、眼神也不好,自作自受,自食其“面”罢。

我和爱人各有一辆电瓶车,平时各用各的,从不混骑。钥匙都放在大门玄关的柜子上,出门随手拿一把就是。为了区分,两串钥匙还特意选了不同的钥匙扣。

这天收到取件短信,我匆忙抓起一把钥匙就出了门。走到车棚,却怎么也打不开我的车锁。越急越开不了,越开不了越急——想想这车也骑了六七年,锁坏了也正常吧!

小区大门左边五百米外有个修车铺,可车子锁死了,推过去并非易事。我试着推行,而车子只能左转弯前行一点;我修正龙头再推,车子还是左转弯前行一点;我再修正龙头…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车子只挪了十几米。物业的李师傅是个热心人,见我这副狼狈相,立刻

副使。在黄州的秋天,苏轼发现,秋风过后,满地确实铺满了金黄的菊花落英。原来,世上的菊花,有不落瓣的也有落瓣的。苏轼这才恍然大悟,原来王安石将自己贬到黄州,是让他亲眼看到黄州的菊花是会凋落的啊……

其实,王安石二次罢相退隐江宁是公元1076年,而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是公元1080年。苏轼被贬黄州时,王安石已离开京城权力中心好几年了,自然不会由他决定将苏轼贬到黄州让其“看菊花”。

据《西清诗话》记载,有一天王安石写了一首《残菊》诗,其中有两句是:“黄昏风雨打园林,残菊飘零满地金。”欧阳修看后提出异议:“深秋季节,百花落尽,唯有菊花在枝头怒放,怎么能说是残菊遍地呢?”欧阳修说完这些,意犹未尽,在诗后续了两句:“秋英不比春花落,说与诗人仔细吟。”提醒王安石注意观察生活,别犯低级错误。对于欧阳修的提醒,王安石辩解道:“《楚辞》里不是有‘朝饮木兰之坠露兮,夕餐秋菊之落英’吗?”

大文豪王安石怎么这么爱写菊花落英?据考证,欧阳修诘难王安石菊花诗的轶事记录于蔡绦所作的《西清诗话》,成书于宋宣和五年(公元1123年),此时距王安石去世的1086年不到40年。而冯梦龙的《警世通言》则成书于明天启四年(公元1624年),距王安石生活的年代已有500多年,从时间上看,前者更为可信。再从《警世通言》的创作过程看,冯梦龙是将前代与今世的传说野史经过搜集整理,进行艺术加工而成的,自然不能作为信史来读。

可见,苏轼给王安石菊花诗挑刺的故事,大概率源于欧阳修与王安石类似故事的嫁接。

历史的喧嚣早已湮没在岁月深处,金秋的菊花依然年年迎寒绽放,依然年年鲜艳夺目。春去秋来,花开花落,菊花年年都与人相会,年年都有无数诗人咏菊,只是再难以达到陶渊明与苏轼的艺术高度。

放下手里的活儿,推来一辆小推车帮忙。他建议把前轮架到小推车上,他在前面拉,我在后面推,这样才能省力奏效。

我们俩前拉后推,折腾了十几分钟,总算把车弄到了修车铺,都累得气喘吁吁、满头大汗。

修车师傅爽快麻利,听我简单说明后就动手拆装。不一会儿,旧锁卸下,新锁换上,外壳也装了回去。我付完钱,顺手把两把新钥匙往钥匙圈上挂——这一挂,突然觉得钥匙圈有点陌生。再一摸口袋,心里“咯噔”一下:居然还有一串钥匙!

这才想起,前两天我的车电量不足,骑了爱人的车出去,之后忘了把钥匙放回去。结果两串钥匙都在我兜里,刚才拿错的正是她的钥匙!怪不得开不了锁……

现在新锁已经换上,总不能又拆下来。更悬的是,我差一点儿就把爱人的钥匙当成旧钥匙扔了——真要那样,可就闹大笑话了。

回家后,爱人问我取个快递怎么这么久。我支支吾吾地说车锁坏了,换了个新的。幸好她没有多问,这笔糊涂账也就这么混了过去。

说不清是第几回了——我又把钥匙插在门上忘了拔。有时候是邻居敲门提醒,有时候是临出门找不到钥匙,才发现还挂在门外;甚至有过第二天或者更晚才看到钥匙还在门上的情况。

次数一多,难免存在隐患。爱人没少抱怨。孩子们便建议我们换一把电子锁,用指纹或密码开锁,既方便又安全。

这办法确实好用,出门再也不用带钥匙了。本以为从此高枕无忧,没想到粗心依旧,岔子照出。

前几天一早,我和爱人去离家较远的医院看病,来回三个多小时,累得够呛。好不容易爬上五楼,却顿时一惊:家门竟是虚掩着的!

起初还以为孩子回来了,可他们并不跟我们同住,平时工作忙,很少这个时间回家。难道进小偷了?我们慌忙进屋,先看有没有人,再检查柜子、抽屉——整整齐齐,纹丝不动。桌上的现金、银行卡也都在。原来是虚惊一场。

冷静下来想了想,最可能的是:出门时,她以为我关了门,我以为她关了门。结果大门洞开三个多小时,我们俩竟联手上演了一出现代版“空城计”。

想想真是后怕。幸亏小区治安不错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

## 一方印,三十年

□湖南平江彭世民

## 虎头呆

□苏州王永峰

案头多了一方小印。是南京的战友汪贻广寄来的。纸盒拆开,露出丝绒盒子,打开,便见它静卧其中——一方青田石料,不算名贵,却自有一股清气。石质温润,触手生凉,印身未多做雕饰,只寥寥数缕流云,倒像是风路过时不小心留下的痕迹。

我的指尖抚过印面,那四个朱文篆字便从指腹传到心里去了——文心剑胆。

三十年了。三十年的光阴是什么模样?是故乡那条改了道的河,是镜中鬓角初染的霜。我们曾在同一个黎明被号声唤醒,在同一个深夜披着星光站岗。青春被铸进同一块钢铁的模子里,淬火时迸溅的火星,还灼热在记忆深处。

后来,我们肩头的星光都已沉淀为往事。当军装叠进箱底,他放下钢枪的手握起了刻刀——在宣纸铺就的幽径上,在墨香氤氲的深海里,一步一步,走出了自己的曲径通幽。而我,像一只南归的候鸟,回到湖南老家,走向另一片人生的旷野。在那里,我与文字相濡以沫,于方格纸的阡陌间,耕种字句的悲欢。

原是两条再无交会的路径,他往金陵的烟水里去,我在湘楚的山川间行走。却不料今日,这方寸大小的石头,像一座微缩的桥,轻轻一跨,便连起了三十年的距离。原来我们各自走了半生,却从未走出彼此精神的疆域。

他说到这枚印章前,想了很久。知道我一直与文字打交道,便在“文心剑胆”四字里,藏进了所有的懂得。边款上刻着:“为同窗世民兄刊石志念,忆昔彭城共砚,兄运笔若剑,墨洒春秋;今以‘文心剑胆’为颂,遥寄金陵。倏忽卅载,青衿成皓首,幸肝胆如初。乙巳冬。”我摩挲着这些细密的刻痕,仿佛能看见他伏案刻印的模样。

“文心”二字,是书房里氤氲不散的墨香,是内心万千沟壑里流淌的涓涓细流。它关乎情致、关乎品位,是午后窗前一卷闲书,是夜深人静时纸笔相触的微响。而“剑胆”是金戈铁马的记忆,是骨子里那副没有弯曲的脊梁。它关乎气魄、关乎担当,是灵魂深处永不熄灭的火焰。这小小的印石,竟将看似相悖的两极,熨帖地合而为一。

取来印泥,殷红如血。轻轻蘸取,然后在素白宣纸上郑重压下。提起的一刹那,四个朱红的字跳脱出来——“文心剑胆”。红得鲜艳,白得纯粹,像雪地里绽开的梅花,凛然中透着热烈。

这哪里只是一枚印章?分明是一个信物、一段凝固的岁月,是一个老战友用他最擅长的方式,为我的人生写下的注脚。它轻轻告诉我:往后的日子,尽管怀着一颗“文心”去品味生活的幽微与静好,但胸膛里永远要为那一片“剑胆”留一个位置。

窗外,暮色渐浓,远山如黛。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,像散落人间的星辰。我继续摩挲着这方温润的石印,掌心里传来的,是三十年的风、三十年的雨,还有一份沉甸甸、跨越了漫长光阴却愈发澄澈的情谊。

石凉如秋水,心暖似初阳。这方印就这样在案头住下了。有时写作倦了,抬眼看见它,便想起金陵城里还有个老战友。我们不再年轻,却依然在各自的道路上走着。就像年轻时在军营里唱过的那首歌——“青山不老,绿水长流。”

我出生的地方叫横庄,是江苏里下河地区的一个普通村庄。两千多人的村庄,在大河小河的河边有大大小小几十个码头。大大小小的船靠在码头,船是里下河地区农业生产和人们日常生活唯一的交通运输工具。

重要的码头用青砖砌成阶梯,河边砖砌的基座架上一两块条石,老人说条石来自远方的山里。七八月份,河水会漫过条石,有成群的小鱼从脚边游过。

大多数码头只是在河边打几根树桩架上木板,有一两条船靠着,绳系在桩上;船上有女人在弯腰洗衣,风起时船会漂移。

码头上来来往往的人在淘米、洗菜、拉家常。男人左右手各拎着一只满水的水桶向岸上走,河水就是饮用水。

应该是三月下旬到四月上旬这十来天吧,我会在家门口的码头捕鱼,对,是捕鱼不是钓鱼。

当食指伸进水中时,有鱼来咬,拇指和中指紧捏迅速提起,两三寸长的鱼在用力甩尾,你会感到它的力量,指头会有点痛但不会被咬破。

那鱼一定是条“虎头呆”。

网上说“虎头呆”是沙塘鳢的别名,因其头部宽阔、腹部浑圆且常静止不动,被俗称为“土憨巴”等。

当然,能凭“一指禅”功夫抓到鱼的都是男孩子。“虎头呆”呆是呆,嘴是馋,但也不会把农人那粗糙乌黑的手指当成食物。

再次见到“虎头呆”是几十年后了。

前年春天,我和太太到苏州著名的葑门横街买菜。在一处狭窄的门面,有两位70多岁的老夫妻在卖鱼,他们卖鱼品种不同数量不多,鱼是他们一大早就从太湖边的村子骑电动三轮车带过来的。

有十几条“虎头呆”在盛有一半河水的铝盆中游来游去,阔头,花身,憨憨的样子一下便把我的记忆拉回到孩童时候。问价格,一百四五十元一斤。

这鱼呆且萌,对水质要求极高。

今年小区菜场外的马路边会有乡人摆摊,卖一点自种的蔬菜和自捕的鱼虾。买菜做饭是我喜欢做的家务,那天早晨去买菜,看见一塑料盆里有几尾“虎头呆”在游,买回来炖鸡蛋让小外孙吃,他还不怎么肯吃。他喜欢吃肉。

清明节前几天,从苏州开车回老家扫墓。老屋还在,院子里杂草丛生。从老屋到河边不过百步,岸边长满了芦苇,苇叶在风中作声,河水从西边来,一支向东,一支向北,河没有了以前的宽阔,码头已不在了。

□南京 赵培龙